

汾陽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三

跋上柱國任君碑

顧炎武

今在汾州府南門外三里文侯村任君名恭官至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臨濟縣開國男貞觀十七年二月卒夫人郭氏其文有曰未挂東都之冠先覆北塋之首按論語伯牛有疾注禮病者居北牖下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塋蓋室中北塋而南牖塋塋也

書歐陽文忠論狄青劄子後

魏禧

予嘗推古今奏議漢賈誼鼂錯宋李忠定明王文成爲

第一及再讀歐陽文忠奏則又未嘗不反覆流連而不能已公爲人正直和平遇事敢言特其錯置之方天下太畧大計不能與四公比而政事之闕失人之賢不肖則知必言言必盡而其言直切而婉至反覆而不窮其移人之性情入人之深爲前古奏議所未有吾則所特不滿公者在論包拯狄青二事拯劾去二三司使而已居其位於形迹不無嫌疑然拯豈貪美官敗人以自成者公亦當出一二言爲拯回護何至謂其不知廉恥壞國家之紀法以重詆賢者而推致其罪乎至論狄青則又甚青立大功爲當世名將公旣多鄙夷不屑之辭而

小心謹慎朝野共知公則曰今雖未見顯過是隱然以其心爲不可問也又曰外人謂青用心有不可知此臣所不敢決是顯然以青爲叵測也至采身應圖讖宅有火光無稽之訛言以聳動主上而又引朱泚以爲證其後又因水災並建皇嗣極言噫幸其君爲仁廟耳使遇漢景宣唐肅德則公一言殺青而有餘而青滅族之禍固已不旋踵矣而其間則仍爲一二護青之語操縱出入之間似乎持平而實深文巧詆以中人於深禍而自脫於小人吾則以爲險狠陰猾若古小人害君子之術而又工焉者蓋莫甚於此也宋武功最衰當時將帥未

有賢於青者。藉令青功大。謗興主上危疑。公爲侍從。尙當出力。曲相保全。而顧無端。以啟君臣之釁哉。然則公皆不當言與。曰。言之可也。所以立言非也。然則如何。曰。言拯也。但當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雖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辭位。以自白。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節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言青也。但當曰。青功大而賢甚。得軍心。浮議沸騰。雖青萬無他志。然不宜久掌機密。滋讒慝之口。朝廷宜授青外藩。以保全其功名而已。他已甚之言。可無言也。嗚呼。公正直和平之君子。如此等類。豈君子所宜出。吾深惜此爲公盛德累。

而疑公之未必純出於君子也。公爲後世所信服。未有非之者。吾懼夫誤後世之爲君子。不擇言而自陷於小人。故特表而出之。或曰。宋乘五代後。如郭威。藝祖。黃袍加身之事。庸或有之。公忠愛不得不言。不知杯酒釋兵之後。將帥不能爲大惡者。已百有餘年。而顧於青之賢將。爲已甚之言。以危之乎。或又曰。青武人。典機密。列爲大臣。公惡非其類。故言之狼戾如此。噫。信斯言也。則甚矣。

唐郭君碑跋

朱彝尊

右郭君碑在汾陽縣北七十里。予于丙午秋經郭社村。

行溝中仰見土岡之上碑額微露環岡數里乃登讀其文皆駢儷語首二行剝裂君之名字門世與撰文者皆闕焉其知爲郭君者藉有額存也碑立於乾封二年中有云輝霜鉞而斬老生蓋從太宗攻霍邑者按舊唐書宋老生棄馬投塹甲士斬之新唐書則稱爲劉宏基所殺溫大雅創業起居注又云老生攀繩上城軍頭盧君諤所部人跳躍及而斬之世咸不知揮刃者之爲郭君而君之名以石裂終不傳可惜也

建雄節度使相里金碑跋

朱彝尊

汾陽縣有大相里小相里相里氏子孫聚族居焉按相

里氏東周時卽有之。莊子稱相里勤之弟子是已。漢有御史武十六國前趙有偏將軍覽大都皆晉人也。金墓在小相里之北。繹碑辭與五代史傳畧同。惟史稱字奉金而碑云字國寶。史稱贈太師而碑云贈太子太師。則碑爲可信已。

戶部主事胡公傳

傅山

余自甲申後寓西河。始交胡生欵兄。第三人當亂世。以少年布衣砥行立名。每論鄉國輒嘆有明季三百年。曾不出一名臣。余奇其言。未敢信也。及見其尊人治聊行實。乃知公以身教。故弟子言行不苟。同流俗如此。後余

過東昌見耿道子論官於其鄉者亦最稱西河胡公云

公諱遇春字統三汾陽人少孤家貧大母茹苦供筆硯

治舉子業天啟辛酉舉於鄉崇貞戊辰進士筌仕聊城

聊之役最苦者歲報大戶充徵解水陸道舳軒絡繹破

編民產十八九公建議設吏代以贖鍰俸器用諸有賠

累則出於官而供張亦咸辦壬申河大浸公汰之必退

而後已水既退艱播公籲請獲免額稅於是聊之民不

泣其魚復不呼其雁既以才攝臨清州值孔有德兵屯

州境幸州有兵公儒生率以固其圉無瑕可攻時復鼓

勇擊不備敵始逸相國朱延禧桀奴犯陰臯匿相府公

必捕之正以法相國領之不能銜也指揮德州滿某狎
一倡婦窺倡多金盜攫去倡恚死倡弟訟之滿賂當道
屬誣倡弟坐死公爲直之不敢以賤抑其冤癸酉分較
東省聞甚得士凡此皆矢志爲名臣實行也其戒子書
曰汝父半生半死人斷不作貪墨吏爲若輩牛馬切勿
學豪華兒媿閭鄉敗吾志益知欸兄弟言行習公身教
之素矣時進士官知縣者卽旦暮行取類以縣職爲過
客游戲縱恣草菅民命苟圖速化公皆不忍爲蒞政凡
六年積勞憂瘁遂悽悽善病及考績報最方擢戶部主
事卽移病歸旣家居抱病稍稍與縉紳姻親相往來其

間華靡淡泊機變寒拙衆寡強弱施受之際亦多所不合鬱鬱五六年竟卒後公十年而成進士者有曹給諫良直亦奉教君子矢爲名臣年復不永噫汾陽信不利於爲名臣哉三公子皆守公家法不妄交遊長歎甲申後卽業諸生業謀邁惟棘如身不列於古之狷介則病者次庭富才藻詩千首當得意則盛唐大家今人無其匹次同研經窮理隱於醫余老病時時從問方藥皆汾陽異人余俱相友善悉公本末稍稍論次之非私也

圩坊廟碑

天子之大蜡八其祭坊與水庸之辭曰昆蟲母作詩曰

去其螟螣及其蠹賊無害我田穰以方以社報祀於田
祖祈年於天宗先王之勤農事可謂備矣予考之周官
凡天鳥擊獸狸蟲水神蠹物爲民厲者莫不掌之以官
牡鞠棹象齒蜃炭方書靈鼓其攻禳之術必詳顧昆蟲
害稼者不及焉何與豈其有所未詳者歟非也蓋鳥獸
庶蟲之妖世不恒見則攻禳之術罕傳不有司之無以
祛民之惑若昆蟲害稼農人咸知所以毆之農之所不
能毆者官亦不能去也故特責其事於田畯致其所於
田祖爲之秉畀炎火而害可去先王治人事神之道蓋
無不宜也虢虢廟汾州府治一十五里歲丙午八月予

謁神之廡觀廊宇所樹碑率鄙俚不文里有隱君子胡庭者請余曰子盍爲文紀之予惟神之名號未顯於前代而主民穡事近乎古之田祖至好蚘者害稼之物陸璣以爲螟之屬也神以是名猶翼氏蠋氏之命其官爾矣嗚呼自浮圖道士之說興先王祀典所載神祇物彪之號徃徃潛爲所變易世之所報者久而不復察焉徃予兒童時江南飛蝗蔽野見所穰神皆出二氏無稽之說蝗亦卒不去旣心知其非有慨乎儒者之不能師古輒爲二氏所惑也若神之名號則猶循古之遺而人之載牲擊鼓致賽於是者去祁年方社之祀不遠微庭之

言固將以是告世之君子其或不幸而罹水旱蟲螽之災則當以此邦之人祀神爲法以無戾先王報祀之義而不爲浮屠道士之說所惑庶乎其可已系之以詩曰彼汾之陽其原膺膺曰疇曰蚘痒于而稼神司厥職名用不懲大田改臧蠲之豆登農夫之祁維黍及稔農夫之報自陬越涂我從籥章載歌豳雅辨神之號告諸方夏

五烈傳

無名氏

天地貞烈之氣不擇人而鍾有時屬於士族而間亦見之平流有時發於鬚眉而間亦著之閨閣甲申二月二

日。闖賊陷郡。毒我宗紳。辱我士女。彼汾一方。幾成羅刹。
鬼國。潔身之侶。望風而逃。被繫之儔。垂首而聽。乃有如
子王孫。名儒俠客。寧爲玉碎。無取瓦全。視死如歸。慕義
若渴。或從容以赴難。或慷慨以捐軀。激太上之風扇。至
奇之采。得其一二。已足令頑鈍者。擣舌。退息影逝。況指
五屈哉。北齊顏之推曰。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吾見名
世賢士。臨難求生。終爲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憤懣。誠哉
是言。彼求生者。即使倖免。氣息奄奄。若泉下人矣。生如
死。何如死如生乎。余遁跡綿巖。蚤離魔罟。雖未挫志於
賊黨。終覺覲顏於哲倫。事平追論。仰止高山。特表而出。

之以俟後來修邑乘者採焉

八將軍名敏濛號龍澤行八慶成府鎮國將軍王之從祖也軀幹甚偉好直言傲岸之氣人多憚之會中原秦楚藩邸灰飛公知國運將終遂益放浪不治生理日延名流碁酒自娛賊據平水汾人大恐公發帑開筭分散貧窶絲粒無存者賊至徵餉無以應收縛見闖左右使跪公厲聲曰我將軍也太宗之膝豈爲賊奴屈哉闖令捽下公振聲一喝捽者披靡退數武羣賊蜂擁爭批其頰公罵不絕口折頸裂股而死

馮生名運泰字來吉汾之中千里人弱冠遊冀豪宕自

喜善屬文有眉山風氣應督學黎公試生冠軍時西賊已入晉界言者皆失色生慨然以固圉爲已任拉同儕日夜畫墨守策數上當事乘城之法生爲最悉賊謀廣布謂生不倡迎而首規拒闖方薄城卽使使縛生以見生聞之仰天嘆曰死則死耳安有昂藏丈夫而受賊刑辱哉遂投井而死里人出之收殮如禮題其棺曰明殉節處士馮生之柩

楊生名正春字榮初南郭廂人也清強自遂口無支言自補博士弟子員公車屢上不第賊將臨門生繞屋走忽有兩賊排闥捉生去使飲馬他所生曰是辱我也薄

暮具衣冠如孔廟瞻拜痛哭隨投入井是夜見夢於室人曰我得死所矣但水寒沁骨盍早出諸室人夜起而號將謂墮鄰井中爽旦徧覘不得次夜復夢曰我在府學井中何他求也往視果然生入廟時有乞兒見之言其狀云

賈客名守亨字通吾世居東郭汾之望族也魁梧豐體可隱二人少握計然術走吳楚燕趙間任俠不羈嘉其氣俠者多引以爲重賊氛梗路賈始倦遊時偕里中好事者習射東郊以爲樂賊入汾境人多出迎賈獨不許是日黃塵蔽天搜掘拷掠細民之家無一完者賈見數